

#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

□ 季小英

中学时，读韩愈的《师说》，对其中的字字句句记忆犹新，并能一再背诵并默记于心。尤其文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总让我对老师的称谓心生景仰。

然而，在年复一年的时光流转和生活的历练中，每当清风拂动回忆的夜晚，我总会想起老师。曾经，现在和将来的教师，仿佛一串佛珠，每一颗珠子都是我的一段生命历程，是老师们把它串联起来，让我的生命还原为一个真实又丰满的轮回。

记得，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跨入小学大门的，那时就读的是远离集镇的农村小学，生活的清苦，教学设施的简陋，是如今所无法想象的。然而，就在这样远离城镇的小学校里，给我们上语文的却是位说话语调非常优美柔和的徐俊英老师。

听她的课，犹如潺潺溪流淌过心田，滋润着每个学生求知渴望的渴望，尤其是她的汉语拼音课是我们同学最乐意听的。徐老师把原本枯燥的拼音字母演化成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让我们在她营造的轻松环境下自如地掌握了汉字的拼读，不但如此，徐老师还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个学生的发音，如前鼻音、后鼻音以及翘舌音的区别，每一次的校正和演示，都让我们在学习拼音的过程中得到提升，让我们在认识汉字的路上，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正是受到徐老师的

熏陶，让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多次的各级朗诵、演讲比赛中屡屡获奖，并从此对语文的喜爱根植于怀。现在想来，当时如果徐老师能开一堂演示课，把她的拼音教学方法展示给大家，那肯定是极妙的。可惜那时，并不像现在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公开课，而徐老师却以她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全身心奉献着她的智慧，呵护着她的农村孩子们。

还记得，当时班里有一位很调皮的男生，作业总是不按时上交，上课时不是开小差就是打瞌睡。徐老师看到情况后，多次找这位学生谈心，见效果不大，于是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原本生活在城里的徐老师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进行家访。我不知道徐老师是如何回到家的，只清晰地记得，老师第二天就身体不舒服了，而且写粉笔字的手臂疼得抬不起来！事后，同学们都怪这位同学害老师生病了。又过了几天，只见黑板前挂了一支很漂亮用细竹子制成的“教笔”——一支供老师不用抬手就能指点粉笔字的竹条。当徐老师看到后，同学们发现她露出了宽慰而又会心的笑容。

是啊，学生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令老师有如此的高兴和满足，她总是平等慈爱地教导着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是好苗子，不能掉队啊。”这是徐老师教书育人的朴实理念，她总是用微笑指引着混

沌中挣扎的孩子。当世间的很多人在利欲、焦虑和烦躁中放任自我时，徐老师却用她平凡的胸襟丈量着雪山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而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如今，桃李满天下的徐老师早已退休，在茫茫人海中我甚至不知道她住在市区的哪个角落，然而那份对老师的崇敬却油然而生，又始终难以释怀。每当想起徐老师，心中总会升腾一轮温暖的太阳，又像黑夜的天宇中悬挂着的一弯明月，照亮了我灵魂深处的每一寸角落。

一路走来，一路学来，在我的求学路上，伴我成长的如徐老师一样的良师益友还有很多很多，如初中时教英语的顾英杰老师、高中时的班主任周佐其老师、大学里学生处的郑月荷老师……工作后学艺路上教我山水画的朱文治老师、教琵琶的平湖派琵琶大家朱大桢老师、教古琴的周琪郡老师……老师们或温婉或亲切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高高地耸立着，是他们用自己谦和的教学品格，引领我们更加努力、不断取得进步。而我也不知为何，在老师们的无私奉献和为人师表表中，竟时常萌生着想当一名老师的强烈愿望！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可以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宁愿放弃现在的工作转行去做孩子们的老师。

## 幸遇良师

□ 李仙云

好的老师，既像伯乐也像雕刻师，他可以把一匹普通的马训练调教成“千里马”，他也可以把一块劣质的璞玉精心打磨，雕琢成独具匠心的艺术品。我一直庆幸，我在人生的豆蔻花季，还不懂“文学”为何物时，竟有幸遇到我人生的伯乐古老师。在这个初秋的开学之季，在这个最易怀旧和感恩的日子，忆起老师，那些流年往事就像浪花在天地间回旋激荡，漾起层层涟漪。

初二时，我随父亲的一纸调令也转入那所县城中学。可我天生就像不敢挪窝的“树木花草”，对新环境适应能力极差。进入新的班级，更像个“独行侠”，每次课间休息，众人皆欢我独静，那种被排挤至集体之外的孤寂落寞感，对一个花季少女是抑郁而幽暗的，那时唯书籍能抚慰我心，让我逃离现实。

在一次语文课上，古老师突然点名道：“哪位是李仙云同学？站起来！”我莫名而惊慌地站起来。古老师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全班同学说：“这次以《未来的我》为题的作文，写得最好的就是李仙云，思路新颖观点独特，我来给大家读一下……”没承想，古老师读完，大家竟齐声鼓掌。下课后，好几位同学围拢过来，和我攀谈示好，班里的“学霸”还主动邀我放学和她一起走。

从此，我爱上了语文课，为了提升写作水平，我还让爸爸给我订阅了《少年文艺》和《中学生报》。我后来得知，古老师曾是边防兵，他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这所中学教语文，他讲课生动风趣从不拖泥带水，处处都彰显出军人的干脆利落，雷厉风行。记得当年，每次老师“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讲台，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四周扫视一遍，然后麻利地撸起袖子，原本有些懒散的我们，在老师如炬的目光中，就像抹了风油精一样，瞬间就提神醒脑了。

记得有次期中考试后，古老师再次点了我的名字，随后道：“李仙云这次语文考得很好，基础题就错了一个小题目，作文仅扣了3分，竟然考到92的高分，我要特别表扬一下。”

我的初中阶段，古老师一直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他所教的几个班级轮流给大家读。有次英语老师把我和课代表叫去给大家复印练习题，古老师恰好经过，我听到他对旁边的几位老师说：“李仙云的语文基础很扎实，特别是作文，每次都能写出新意，而且越看越有味道，性格也是腼腆低调，我是很欣赏这个学生的……”英语老师也随即接话：“这学生可是我的得意门生哩！”那一刻，我羞赧得低下了头，但老师的肯定和赞扬，仿佛给心间注入了能量，一种自信与希望的种子开始在内心深处萌芽。

若干年后，想起古老师，记忆中他似乎从来都没给我们传授过写作的技巧和方法。但人到中年，发表了无数文章后终于领悟，文无定法，文字就是我手写我心，哪有套路可言，唯有付诸真情的走心文字，才最能感人肺腑。也感恩老师，让我爱上文学，让内心从此有了依附，灵魂不再孤单。

## 有梦想，就青春

□ 王阿丽

近日，看新晋“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84岁的吴彦姝的视频，我连续播放了10余遍：她能打篮球还会玩花式篮球；她和朋友约会时，总是送上自己精心制作的插花；她还会早起“偷”女儿支付宝中的能量去种树……而最令我心生钦佩的，莫过于她在72岁那年，闯荡演艺圈，追寻自己的梦想。

这使我想起了同事陈姐。陈姐从小就能唱会跳，小学至中学都是学校文艺队的台柱子，高中毕业那一年她进了一家工厂，当了几年工人。后来她的母亲退休了，她就顶替进了我们单位工作，从此，她就成了一名电费收费员。有一年，我们单位搞国庆文艺活动，陈姐和一位同事的男女声二重唱《两地书，母子情》赢得全场的喝彩，与她邻座的由我由此认识了这位有着百灵鸟般歌喉的收费员，后来我们成了好姐妹。

几十年来，在各种文艺庆典、唱歌比赛中，陈姐都能以其优美动听的声音和娴熟的技巧唱出不同的歌曲，她的独唱多次获得单位系统的歌唱比赛一等奖，以至于每次有陈姐参加的唱歌比赛，兄弟单位都会预言：“你们陈姐登场，第一名非你们单位莫属！”陈姐以其特有的魅力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与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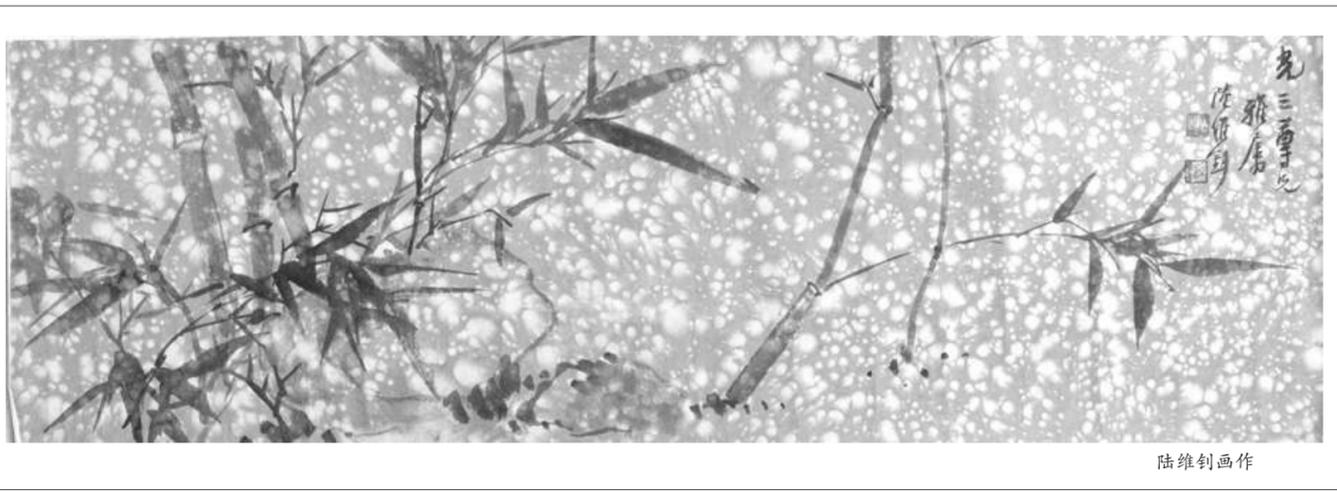
陈姐在与我闲聊中，曾几次流露出自己对古典乐器琵琶的喜爱之情，羡慕那些跟在老师后面学习乐器的小朋友。我还调侃陈姐：“您也许是个被收费工作耽误的琵琶演奏家！”陈姐莞尔一笑：“退休以后或许就能做我爱做的事情了，现在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吧！”当时，我也只觉得陈姐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转眼间，陈姐到了退休年龄。退休之后的陈姐担心影响我工作，和我接触也没之前那么频繁。一天晚上，她给我发来一段《十面埋伏》的琵琶弹奏录像，画面中没有弹奏者的人像，但我仔细观察弹奏者的双手，虽然戴着护甲，但这双手真是再熟悉不过了，陈姐真的学会了弹琵琶！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陈姐的电话。

电话里陈姐告诉我，她学弹琵琶已3年多了。退休后，她找了一份工作，之后由于那个单位倒闭而“失业”。在家里百无聊赖，想回个琵琶梦。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一名家乡的琵琶老师，便拜其为师。起初，她觉得弹琵琶很容易学，试着弹才知道琵琶上手很难，中年人手指关节比较僵，灵活性比小孩子差得多，基本的琵琶挑练习她就花了2年时间，并且每天不低于6小时，有时候做饭时也会在灶台上练习，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在脑海中过一下乐曲，至于手指头上的老茧，那就更不用说了。

今年，陈姐的琵琶老师的老师因病猝然辞世，其所带的学琵琶的学生学业没有结束，陈姐的琵琶老师便担起了这些孩子的教学工作。暑假里，正值孩子们琵琶考级，陈姐成为孩子们的琵琶陪练员。陈姐需要在1级至10级的全部琵琶曲目之间自由切换，每次持续陪练4个小时，不能按时就餐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有一些小孩子性急，弹得走心，陈姐总是循循善诱地鼓励他们：“我这么大岁数还能弹好，你们肯定能弹好的！”孩子们琵琶考级时，陈姐很激动也很忐忑，望着孩子们考级之后的笑脸，陈姐感慨万千：“我这样岂不是越活越年轻，我是越活越有童心！”

吴彦姝曾经说过：“青春地活着，是一件终生的事！”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陈姐再贴切不过了。



陆维钊画作

## 烟尘中的巢儿

□ 韦蔚

久，鹊巢就隐在了层层叠叠的绿叶中了。

只是，鸟儿振翅远去或飞落到地上寻觅食物或各类建筑材料（据说草根、苔藓、棉絮、兽毛、人发、鸟的绒羽等等柔软物质都是好建材），还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我想象着鸟儿隐在这千万片叶子间的各种劳作，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场景。例如继续筑巢，完成基建后，开始精装修，然后繁衍生命……

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听见了此起彼伏的喳喳声，除了我非常熟悉的那对鹊儿的声音之外，我还听到了同时响起来的另一种鹊声，也短促，也干脆，只是不再粗犷。

我断定，那是雏鸟在歌唱！  
鹊儿们有宝宝啦！  
我不确定，如今这个家族合唱团有几名团员了。我只知道合唱团已经有了多声部，那歌声真的热闹多了，丰富多了，自然，也美妙多了。

只是，合唱的场景，我也只能想象。  
我以为要到肃杀的深秋时节，才能看个究竟，那时候朴树落尽了叶子，就能填补我想象的空白了。

不曾想今夏长时间高温干旱，朴树的很多叶子提前由绿转黄，不几日就落叶缤纷。鹊巢居然尚在盛夏时节就突兀地显露在明晃晃的日头下了。

朴树身后的灌木丛下，黄叶渐次堆积，一派深秋之气。每日最高气温却依旧在38度上下徘徊。  
鹊巢显山露水了，但我想象的那幅景象始终没有出现，我甚至连鹊儿们进出鹊巢都从未见过。

偶尔会看到两只或三五只鹊儿在北窗外飞着，或在树上窜来窜去。  
鹊声也难得听见了。

有时候，我望着静默无声的鹊巢会想，鹊儿们是在这个酷暑搬家了么？鹊儿们只是恋着故园，回来看一下么？若是，鹊儿们又是在哪里找到了一片清凉世界呢……

一个多月过去了，始终无解。  
而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成为了火炉，渐渐的，川渝成为了火炉中的火炉。

山林起火了，嘉陵江断流了，居民区也断水断电了……

前天深夜看到陕西都市快报的信息，四川大旱大雨无缝对接，因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大，各地已连夜紧急转移群众10466户，共计29332人。

不由念及重庆的舒鑫小朋友了。  
8年前，我在嘉兴二院接受右肩内固定取出术。不曾想与10岁的小舒鑫结成了忘年交。

舒鑫妈妈姓曹，因为工伤断了两指，在我术后的第三天成了我的病友，我22床，她23床。

舒鑫成了病区最小的“陪护”。绝大多数时间，他都陪伴在妈妈身边，看点滴，倒尿盆，打开水，取饭菜，给妈妈喂饭擦脸，去医院隔壁的超市购买吃的用的。

舒鑫看着妈妈的输液袋的时候，时不时也会转过身抬起头看看我的输液袋。

舒鑫会抽时间在妈妈的床头柜前做暑假作业。  
舒鑫困了，就在妈妈的脚边儿躺一会儿。有几个晚上舒鑫爸来换班。  
术后我需要康复锻炼。除了练习曲臂上抬、“爬墙”、弯腰甩臂或画圈，我一天几次出病房到走廊上